

豫園溢彩流光

春節將至，上海年味濃。美麗的花燈將豫園商城裝飾一新，張燈結綵、溢彩流光的美景吸引市民遊玩「打卡」。

市井萬象

中新社



善洽若水
胡恩威

上期本欄文章談及海洋公園兼容演藝學院發展的優勢，而實現這一可能也離不開演藝學院的未來發展定位，那就是以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及亞洲為本位，積極融入全國的演藝教育生態。不妨從重新定位為一所全國性招生的演藝學院開始。

上海戲劇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等內地重點藝術院校皆面向全國招生。全國招生模式對於香港演藝學院的好處是提高生源質量，同時整個教育模式亦可充分利用香港中西文化結合的優勢，開創更多元化的教學局面。

一直以來，香港演藝教育多側重西方文

化，缺乏對自身東方文化的深刻理解，也缺少全國格局的定位。大灣區未來發展文化事業，少不了一個國家級的演藝教育學院。在視覺藝術方面，目前香港尚未形成一個具備中國模式或亞洲特色的教育體系，比如專上藝術教育基本由歐美文化主導。故此，香港演藝學院可以深入研究未來他們參與大灣區的具體工作如何進行，課程如何能夠促進大灣區演藝事業的發展以及創造更多機會予年輕人。

還有一個發展及融合的可能，香港演藝學院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在大灣區其他城市興建校園呢？若果要耗資數十億興建新校園，是不是在內地興建會更加有實效？這樣真正能為學生創造在大灣區學習和實習的機會，也可以吸納內地學生，難道不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做法嗎？在大灣區內新建演藝學院

校園可行性強，首先區內需要這樣一個教育平台，加上香港演藝學院具有先天優勢，它不屬於大學撥款委員會下的學術機構，不走學術排名主導的模式，更應該充分發揮其專業教育定位。

在我看來，演藝行業更重要的是師承何人以及如何用作品建立名聲。內地不少藝術院校的院長沒有博士學位，但他們透過豐富的創作經驗來建立資深的教育地位。過度着重於學術研究而忽視專業實踐的教育模式可能是香港藝術教育面對的一個困局，兩者需要平衡，學術與實踐並重。內地在這方面分門別類，學術研究、歷史研究、理論研究以及藝術創作和實踐的人才各司其職。香港大可參考和學習，以便設置全方位的教學模式和課程，令學生得益，獲得更加多元的發展機會。

牛年畫牛(上)

古語云：「天開於子，地闢於丑。」牛親近土地，象徵踏實、質樸與勤奮的精神，春天的耕牛，更喻指生機和希望。中國古代有《春牛圖》，畫中以牛和牽牛的芒神喻指來年天氣和農作收成等。牛的形象固然為中國畫家所喜，由唐至近代皆不乏畫牛名作，而西方畫家作品中，亦時常有牧牛及耕牛等意象，於田野山林之間，見出「復得返自然」之趣。



黛西札記
李夢

者忍不住步入畫中，一嗅草香。盧梭畫中的牛溫順沉靜，與周遭自然景觀融為一體，延續浪漫主義田園詩的意境，亦是作畫者理想生活的直陳。細想，畫中牛遠離喧嚷、無憂無慮，又何嘗不是畫家本人的自況？

相比盧梭畫中牛的溫順乖巧，著名猶太畫家夏加爾（Marc Chagall，一八八七至一九八五）畫中的牛則更多一些浪漫夢幻的意味。夏加爾出生在白俄羅斯的猶太人小村莊，長大後去到巴黎學藝並生活。儘管此後大半生身處繁華都市，夏加爾卻從未忘記故鄉村莊，不厭其煩地將記憶中的鄉間生活以超現實的、宛若夢境的筆法置於畫中。飛翔在空中的戀人、屋頂上的小提琴家還有撐傘的白色母牛……這些超現實的意象和場景並置堆疊於夏加爾畫中，非但不覺突兀，反而予人真純又憂傷的觀感，於童年，於故鄉，念念難忘。

「我總喜歡和動物親近……幼時的那頭牛，我還記得你。」夏加爾在版畫集《馬戲》的序言中，曾這樣寫道。若我們細讀，他畫中牛的眼睛永遠純淨明亮，仿若遙遠童年故鄉那未曾沾染俗世的湖水。



英倫漫話
江恆

伴着淒厲的號聲，四名英軍士兵緩緩降下大不列顛米字旗，遠處昏黃的夕陽，也漸漸消失在天際，這是紀錄片《帝國斜陽》（End of Empire）開頭的一幕，預示了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從衰落走向崩離析。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一月二十八日，處於暴風眼的首相約翰遜北上訪問蘇格蘭，名義上是視察抗疫工作，但不難看出，他實際上是要安撫和勸說蘇格蘭人，希望他們別再整天想着鬧獨立。試想，如果蘇格蘭真的從英國分裂出去，英國將會失去三分之一陸地面積以及十分之一的人口，如今已退縮到英倫三島的大英帝國，還有再次解體的本錢嗎？

之所以說約翰遜處於暴風眼，是因為目前英國正經歷真正意義上的寒冬，不僅抗疫一團糟，死亡人數突破了十萬，後脫歐時代也不順利，與歐盟的摩擦和糾紛不斷，在兩者夾擊之下，經濟更是慘不忍睹，比如失業率高企，外國直接投資掛零等。雪上加霜的是，一直同床異夢的蘇格蘭再次提出獨立公投，而且聲勢較上一次要更加猛烈、浩大。

我清晰地記得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蘇格蘭舉行首次獨立公投時令人難忘的場面，當時蘇格蘭的社會氣氛炙熱，政要名人紛紛發表意見，國會議員日以繼夜地進行辯論，媒體長篇累牘地加以報道，民眾則走上街頭高叫各自的口號，幾乎所有人都捲入到這場關於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時代大潮之中，我作為旁觀者，也第一次領略到獨立意識對蘇格蘭人影響之廣和扎根之深。

在投票前夕，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迎來了這場公投運動的高潮，在市中心的王子大道人聲鼎沸，拉票的街站隨處可見，到處是與公投相關的標語口號，但顯而易見的是，支持獨立的聲音佔據了壓倒性優勢，很多人穿上蘇格蘭傳統民族服飾方格短裙（kilt），吹響悠揚婉轉的風笛，地標性建築的文學家史考特紀念碑的雕像，更被人蒙上藍底白叉的蘇格蘭國旗聖安德魯十字（St. Andrew's Cross），有一位蘇格蘭騎士打扮的老人激動地形容，蘇格蘭人民等了三百零七年，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入夜時分，商業中心乾草市場（Haymarket）開始了獨派狂歡，上千人

落日餘暉



電影《驚世未了緣》講述蘇格蘭起義領袖威廉·華勒斯反抗英格蘭人的故事。

將中心廣場圍得水洩不通，地上由點燃的小蠟燭擺出蘇格蘭地圖圖案，主張獨立的領袖逐個上台發表演講，台下的掌聲和叫好聲震耳欲聾。記得一名演講者慷慨激昂地表達獨立訴求：我們有着獨立的語言文字和文化，經濟上亦能自立更生，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受夠了來自威斯敏斯特的長期剝削和欺壓，要拿回蘇格蘭人的主權和尊嚴。那一刻，我耳畔彷彿響起美國荷里活大片《勇敢的心》（Brave heart，港譯《驚世未了緣》）中，蘇格蘭起義領袖威廉·華勒斯最後一聲蕩氣回腸的徵天長吼——自由！

至於公投結果，眾所周知是以百分之五十五支持統一，百分之四十五支持獨立，十個百分點的差距未獲通過。我曾與當地專家探討過背後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是獨派的聲勢雖然浩大，但反對獨立的卻是沉默的大多數，礙於當時支持獨立是政治正確，很多人不敢出來發聲，而支持統一的人認為，英國是歐盟成員國，脫英就意味着脫歐，俗話說背靠大樹好乘涼，獨立並不符合蘇格蘭利益。當然，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公投前罕有發聲，敦促蘇格蘭人「仔細地考慮未來」，也起到了關鍵時刻凝聚人心、一語定乾坤的作用。

公投始作俑者、前首相卡梅倫在回憶錄《記錄在案》（For the Record）中，透露了如何向女王搬救兵的細節，他當時詢問女王是否可以微妙地施加影響，「不是要求任何不適當或違憲的東西，只是揚起眉毛，四分之一英寸就行，這就會有所不同。」他承認對後來的公投結果非常滿意。不過，王室向來有干涉政治的傳統，卡梅倫此舉也被炮轟是拖女王下水，而他允許蘇格蘭舉行公投，想一勞永逸地

解決「蘇獨」問題，並藉此提高自己和保守黨支持率的做法，也被批評是政治豪賭。

豪賭有一就有二，卡梅倫為兌現選舉承諾，於二〇一六年六月又舉行了脫歐公投，這次則是徹底陰溝裏翻船，最終以百分之五十二對百分之四十八決定脫歐，結果出乎了所有人預料，卡梅倫因此付上代價，他黯然下台，但同時也打開了蘇獨的潘多拉魔盒。

蘇格蘭在脫歐公投中，是以百分之六十二對百分之三十八的大比例支持留歐，蘇格蘭獨立的呼聲趁勢而起，此時的民心也發生極大變化，與二〇一四年首次獨立公投相比，如今支持獨立的人數已經過半。蘇格蘭人獨立的理由很簡單：脫歐違背了蘇格蘭人民的意願，我們要留在歐盟。研究機構的分析也認為，脫歐將給蘇格蘭帶來三十億英鎊的經濟損失，留歐對蘇格蘭更有利。

至少從目前看，蘇格蘭獨立之心勢不可擋，約翰遜很難澆滅蘇格蘭人心中這團熊熊烈火，他的噩夢不止於此，脫歐也讓北愛爾蘭地區的離離主義運動，再次獲得新的動力。一份最新的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人支持在五年內就是否脫離英國、與愛爾蘭統一舉行公投，而主張愛爾蘭統一的比例，超過了反對者。北愛副首席大臣奧尼爾公開支持脫英更是振聳發聳，「是時候開始準備了，我們能超越地區界限，建立一個全新的愛爾蘭。」

年初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曾預言，應該不出十年，現在已經不大的英國，將徹底崩離析，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更大膽，預測英國今年內就可能四分五裂，這也意味着約翰遜有機會親眼見證帝國的落日餘暉。



盧梭畫作《牧場》。

作者供圖

但丁與《神曲》



閒話煙雨
白頭翁

聖十字教堂坐北朝南，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正面格處端莊肅穆，一百五十年的精工細做，使它的每道石框、石櫃、石楣、石沿、石窗、石棧都精心雕刻着花朵、圖案、故事，高高十字架旁有《聖經》。故事中的傳教人物在捍衛恪守，在歐洲眾多世界著名教堂中，聖十字教堂並不顯得格外高大雄偉，素面的教堂正面，遠望有些像漢白玉的皇家牌樓。聖十字教堂的超凡，在於在教堂內長眠着數位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人物，每一個人都代表着意大利乃至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輝煌，人們的瞻仰彷彿就是在重溫那些激動人心的文化歷史。教堂前廣場上排滿等待進入的人群，彷彿等待的一刻也是文化洗禮的一節。

教堂外孤零零站着一位孤獨者，立於三級石階之上，長袍持卷，一百五十多年，似

頌似吟，似言似思。但丁·阿利吉耶里，他清風瘦骨，貌不驚人。恩格斯對他的評價是：「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者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大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我明白了，為什麼只有但丁一個人站在教堂前面，概因無人能出其右。

《神曲》是但丁用靈魂和生命引領和喚起人們經歷地獄、煉獄、天堂的苦難歷程、朝聖歷程，去仰望和期盼那光明輝煌的未來世界。但丁用了整一百首詩，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三行，以它那嚴謹而完美的結構和韻律，激情熱烈的旋律和高亢，表達出脫離苦難，擺脫愚昧，清理齷齪，穿越迷途。

但丁有但丁的靈魂煉獄，他在黑暗的大森林中迷路，一步踏空，陡然下落，直落地

下九層地獄，每一層地獄都是人間的回光返照，在第九層但丁看到了，魔鬼被凍死在永恆的冰湖中。循着但丁的歷程，又經歷了衝破一切，擺脫愚昧和專制，走出地獄經歷煉獄，直到上升到九層天之上。但丁的大膽設想，是哲學的構想，站在聖十字架教堂前他那張蒼白清瘦的臉，茫然向着遠方，他望見了一切，又似乎什麼都是過眼煙雲。蒙昧不可能持久，地獄離天堂雖遠，但經過煉獄必達。但丁為走出黑暗、專制、愚昧的中世紀，用自己的靈魂引領出一條天路。

中國的屈原是用生命問天，佛羅倫斯的但丁是用自由問路，問天天不答，問路天下何路？中世紀的宗教法庭殘酷至極，判處但丁終生流放。更嚴厲的是只要但丁在佛羅倫斯出現，立即抓捕押解廣場活活燒死。倘若如此，但丁將比在羅馬的鮮花廣場被活活燒

死的布魯諾早赴刑二百六十年。但丁未死，上帝何在？佛羅倫斯何在？從此，但丁背井離鄉，四處漂泊，至死不歸佛羅倫斯。這一位一眼望上去文靜得有些懦弱，卻是那麼堅強的一位漢子，那麼純真的一位鬥士。但丁，文藝復興的旗手，撕破中世紀黑暗的鼓手。「路漫漫兮而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但丁客死他鄉，他眷戀佛羅倫斯。但丁在他的墓碑上留下自己親筆銘志：「我但丁躺在這裏，是被我的祖國拒絕的。」佛羅倫斯整整悔恨了五百年。在聖十字教堂內有一尊做工精細，雕塑出但丁神韻的但丁石棺，但那是一座衣冠冢。但丁葬在意大利的拉文納，魂之歸來兮？嗚呼！

（「感悟佛羅倫斯」之二，標題為編者加）